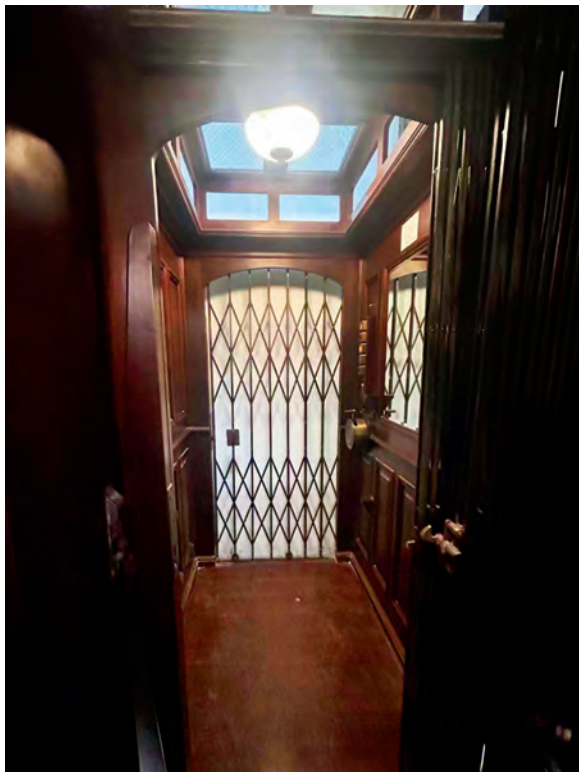


的是尊重并保留时间在建筑上遗留的痕迹,在和谐的逻辑基础上,尽可能地呈现建筑的“美感”。

如今在建筑修缮保护时被提及的一个词汇——“修旧如旧”,或许存在一些误读。基于展现“美感”的前提,要让历史建筑变成“有尊严的体面的老人”,老市府在保护修缮过程中并不避讳“新建”与“扩建”,其追求的是一种“可识别性”:即便是非建筑专业出身的人,在老市府周围走一走,稍加分辨,也能看出哪些部分是新,哪些是旧。

此外,这一次综合性改造在合院的东南角布置了一个独立的新“老市府礼堂”。它与红楼、老市府大楼本体之间形成一种新旧并置的动态平衡。

如今,随着建筑工艺越来越发达,历史建筑修缮中一些原本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也变得不再遥远。老市府综合性改造的方案设计过程中,曾有人提出,可以按照老市府1922年竣工时的模样,将其尽可能地在当下还原。“我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:在今天完全复刻一个1922年的建筑,意义究竟在哪里?它在当年是‘远东第一围合建筑’,这是它置身那个时代的价值。如果在今天按照当年的样式重新建造,终究只是高级的赝品。”



上图:大楼幸运地保存着一部百年前的英国SMS公司的铁栅栏电梯,且修缮好可以使用。

## 献给人民,回归“公共性”

作为上海人,陈立滨儿时不止一次来过老市府。长长的、一眼望不到头的走廊,构成了他最早有关这座建筑的记忆。

在原来的工部局建筑底层的北侧、东南角、西南角,分别开有通往内院的通道。在内院,工部局的万国商团操练厅曾设置在中轴偏南的位置。在操练厅东侧,又贴建有车库以及马厩。原有的红楼建筑则位于内院的西北角。

最初的工部局建筑设计愿景中其实留有内院的规划,但是当上述车库、马厩落成后,空间变得零散,内院的定位随之模糊。

在陈立滨看来,团队当初能够主持这一次综合性改造,或许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设计方案中提出要让内院回归城市空间。如今从街区步入围合区域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开阔的庭院广场。在广场当中,两件城市级雕塑——《时间之舞I》和《背负时间的马》——以柔软的钟表与负重的马匹象征时间的流动与历史的重量,成为外滩的新艺术地标。而伴随着达利艺术展的“启程”,公众也能够广场上见到一些展览相关的元素。原先逼仄与封闭的内院,在百年后真正与老市府建筑融为一体,展现出不曾有的“公共性”。

如果说“保护”和“新建”“扩建”适用于建筑本身,那么“更新”就达到了更高的层面——空间。

“建筑的本质不是表皮,而是空间。如今老市府室外空间的开放性,其价值与意义或许要超过这座存在了上百年的历史建筑。”

如今,随着老市府首次全面向公众开放,它不再是原来相对“神秘”的机关建筑,变得开放、公共,回归城市,服务市民。历经十年,它的再生是为了融入城市,成为上海真正的公共空间。

参考资料:《成为外滩的新会客厅:上海外滩老市府大楼历史环境的保护与再生》蒲仪军、李初晓,《时代建筑》2024年第5期。■